



藏族作家阿来的科普科幻情结

□ 王渝生

3月17、18日晚，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内，高朋满座，灯火辉煌，重庆市歌剧院和重庆交响乐团在此演出大型民族歌剧《尘埃落定》获得圆满成功。原著阿来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2000年，41岁的阿来因其《尘埃落定》对藏区土司制度前世今生爱恨情仇的宏篇巨制获茅盾文学奖，时任《科幻世界》杂志社负责人。去年，59岁的他又以《蘑菇圈》获鲁迅文学奖，而且出版了新书《大



雨中那唯一的泪滴》，是阿来任职《科幻世界》期间的一系列以科普、科幻为主题的散文合集。

藏胞阿来身材并不高，但气质不俗，面上总是洋溢着平和的微笑，走起路来微微踮脚，将军肚毫不拘束地向前挺着，富有喜剧色彩。

1959年出生在四川马尔康的阿来，在“文革”中中断续续上完小学、初中。18岁那年，他考上了本州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迄今为止，中专生成了他的最高学历。

师专毕业后，阿来被分配到一个比自己村庄还要偏僻的山寨。他的教学方法独特而有成效，很受教育部门看重，不到一年，就被调到通公路的中学，第二年又调到县中学教历史。阿来称，这是“三级跳”步步高。他当了5年中学教师。后来热衷于诗歌和小说创作。

从1994年描写藏区土司时代的小说《尘埃落定》完稿至1998年才得

以出版期间，阿来由阿坝州一家杂志转辗到四川成都《科幻世界》当编辑。

2000年10月茅盾文学奖公布期间，他正在南京参加全国书展，摆了个摊儿推销《科幻世界》，当时他还是个小出版商，想请记者做宣传并不容易。但是那天，他突然看见很多他认识的记者不约而同向他这个方向飞跑，他就知道他得大奖了。

《尘埃落定》的获奖让阿来成了媒体追逐的中心。记者围绕着他，但采访进行三五句后，话题很快就从他嘴里由小说创作转到了杂志《科幻世界》。

2000年，敬业的阿来已由编辑做到总编辑，很快又出任杂志社社长，不几年，一份小小的杂志，从运营到管理，就做成了当下大家正在追求的文化产业模样。

阿来全身心投入到了杂志社运营：组织选题、策划活动、推广发

行。不仅国内媒体，还引入国际项目合作。环绕太空的宇航员、国外科幻作家先后被请到中国。

很快，阿来所在的《科幻世界》发行量在国内节节上升，并引起了国际科幻界的注意。当时美国科幻信息权威杂志《轨迹》公布的一项调查统计显示，《科幻世界》已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后来又被世界科幻协会评选为最佳期刊。

阿来开始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在强化管理的同时，也试图把杂志经营与资本市场联结起来，与国内几家科普类媒体联合组建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他不甘于传统的运营模式，而是在文化产业化这个过程中一试身手，让科普科幻真正在中国展开它的无边际的世界，让科幻与幻想类文学在中国形成真正的市场。他相信，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非常深厚幻想文学传统如《山海经》那样的国度里，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新型幻想文学一定会有

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现在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直到最近，阿来还说过中国的科幻小说总体上缺乏想象力和原创性。《三体》的作者刘慈欣属于少数。

去年出版的新书《大雨中那唯一的泪滴》不仅让我们仰望星空，也让我们俯视大地、内窥自己。阿来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对科技成果的应用给人类带来的从生活到思想到精神的影响做了深刻阐述，而这些见解即使今天读来依旧发人深省。请看书以下一些篇章的题目：

《不要让科学疯狂》《走进科幻》《叩问外星生命》《数字化时代》《机器人：虚构与望星空》《长生不老的梦想》《寻找外星家园》《捕捉遥远星光》《让岩石告诉我们》《从科幻杂志成长起来的科幻大师》《基因时代》……

而今，年届花甲的阿来，每年都会花几个月时间到老家山区采风，就

是一个入，背着摄影器材、帐篷、炊具……这些年，他也不大看小说了，开始研究地理、地质、植物、大自然，进入到“格物”的阶段。随身携带的也是约瑟夫·洛克的地理作品。

十七八年前，我在中国科技馆接待过阿来，他是来参加关于科普工作的一个会议的，我们甫谈甚欢，他还赠送我《科幻世界》杂志和签名的《尘埃落定》。我期待着阿来能够回归或部分回归到科普科幻领域来，则幸甚大焉。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



2018年6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周忠和院士在武汉培训班授课。

近年来，人们对科幻小说的宣传比较红火，这当然是件好事，但也出现了一些偏见。有些人认为科学文艺最主要的就是科幻，因此在全国儿童文学评奖中，干脆把科学文艺这一门类改成了科幻小说。其实，科

学文艺在儿童作品中，最重要的应是科学童话，其中包括科普童话和科幻童话。进入21世纪以后，全国从事科学童话创作的新老作家一直在默默地耕耘着，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20世纪80年代最繁荣时期的水平。

甘当小号手 齐奏大乐章

——21世纪初科学童话创作巡礼（上）

□ 张冲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曾说：“我们就要重视这个具有异常魅力的鼓动孩子们热爱科学的号手——科学童话，要它跑得更快、更广、更远些，让千百万的儿童可以接触到它。”

科学童话是以科学技术知识为题材，以少年儿童为读者对象，具有浓厚幻想色彩和启迪智慧的虚构故事。它是童话，又富含科学知识，具有双重魅力，既能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张扬他们的想象力，又能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科学思维，深受小读者们的欢迎。

进入21世纪，科学童话的创作出现了许多新景象：

——长篇科学童话异军突起。2001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新世纪科学童话》丛书——《蓝岛飞来的客人》《三十天历险记》《探索号旅行记》和《小人国奇遇记》，都是长篇科学童话。2009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郑小凯著《追捕水巫》。这是一部反映地球环境保卫战的长篇童话故事。2008年起，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霞子著长篇科学童话《酷蚁安特儿》四部曲。作品通过一只小蚂蚁安特儿从出生、成长、历险，到带领全家乃至整个蚂蚁山

走向繁荣的故事，让小读者在收获大量蚂蚁知识的同时，也领悟到了无私奉献和永不言败的蚂蚁精神。到2013年作家又将这部作品改编成更适合小学生阅读的《酷蚁安特儿总动员》八册套书出版。这部长篇科学童话已近80万字，大概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一部科学童话了。

从2013年起，海南作家赵长发先后创作和出版了四个系列、28部海洋科学童话：《抹香鲸历险记》《海豚王子历险记》《美人鱼的传说》《海龟妞妞》《信天翁笨笨旅行记》《北极之王》《冰山下的精灵王国》《漂流八千里》《精灵王的眼泪》《浪花下的独行侠》《一厘米的国王》《恐怖病毒》《椰子蟹侦探》《海鬣蜥安迪》《回家吧！海鸥》《青蛙呱呱的航海梦》《海虫王国》《鹦鹉螺帝国》《翼童王朝》《巨鱼传奇》《烫板鲨别动队》《消失的精灵王族》《幻影龙侠》《海王子》《沧龙都来宝》《巨鲸城邦》《精灵家园的SOS》《蓝色的诺亚方舟》等，被文学界誉为中国海洋儿童文学的领军人与积极推动者。

长篇科学童话的崛起，集知识性、文学性、趣味性和思想性于一体，更加注重知识的系统性、童话的艺术性和深

厚的人文蕴含，成为科学童话繁荣的重要标志。

系列科学童话规模宏大。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推出了“李毓佩数学童话总动员”，已出版五大系列20册作品。2012年起，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现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开始出版《中国原创科学童话大系》。该系列被列入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科协繁荣科普创作资助计划项目和湖北省社会公益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大系》将近百年来，我国原创科学童话的精品力作选入其中，是科学童话创作的一次“大集中”“大检阅”，截止2015年，已出版六辑60本，圆满完成了原定计划。

此外，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了张菱儿的《七彩虹科普童话桥梁书》（全5册）；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贺维芳、董恒波、吕金华、杨福久等的《最让孩子入迷的科普童话读本》（全18册）；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滕毓旭的《让孩子大开眼界的知识童话》（全5册）；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杨红樱画本·科学童话系列》（全8册）和贺维芳的《我的第一套童话科普书》（全11册）；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了杨福久的

《给地球妈妈做件花衣裳》系列（全8本）；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了董淑亮的《科学小院士·童话里的科技馆》（全5册），等等。

在此期间，一些出版社还推出了许多科普童话绘本系列从书，如浙江教育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出版了《苏梅科学童话绘本系列》（作者苏梅）6册。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了《红贝壳科学童话绘本系列》（作者童心）12册。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精灵鼠科学童话绘本》（作者徐蛟）10本。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了《科学素养阅读·玩出来的小科学家》（知识童话绘本）（作者滕毓旭）30册。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杨胡平的《小动物吃什么科普绘本系列》（6本），等。这些面向低龄儿童的绘本体物，对小孩子们从小爱上科学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泰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从事科学童话创作和研究近40年。已出版专著《苍蝇和火车赛跑》《小老鼠的隐身衣》《一年级爱科学》等60多本，先后获“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冰心儿童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

谈谈儿童阅读的三个需求

□ 杨红樱

叫《小蝌蚪找妈妈》。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篇那么美的童话，实际上它就是一篇科学童话，就是讲了一个青蛙的生命完整过程，但是要通过这个故事来完成的。后来，我就反反复复研究这篇课文为什么所有的小孩子都喜欢。

其实，儿童阅读心理研究，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大家只知道我是个作家，可能我研究儿童阅读心理，不是被很多人知道。那个时候我就对这篇课文反复研究，为什么所有的孩子都喜欢这篇课文，研究到现在。实际上，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儿童阅读需求，就三点。而《小蝌蚪找妈妈》恰恰就是满足了儿童阅读的这三个方面的需求。

第一个需求是想象力。为什么我们小孩子都喜欢读童话？因为它像满足了我們小孩子、婴儿需要的食物一样。首先，《小蝌蚪找妈妈》是一篇童话，满足了孩子的想象力。

第二个需求是求知欲。实际上是我们孩子非常渴望的，很多大人不了解，大人觉得孩子喜欢看的书都是没有知识含量的、嘻嘻哈哈的，其实不是。孩子的好奇心、求知欲在生命的过程中，是最强烈的一个阶段。那篇科学童话上大家知道了青蛙是小蝌蚪变来的，而且先长出两条后腿，再长出两条前腿，然后慢慢地尾巴没有了，灰色的皮肤变成了绿色的。这个过程是在找妈妈的过程中完成的。

第三个需求，就是情感需求。因为在我们人生当中，不同的人生阶段，情感需要是不一样的，而那么小的孩子，他心中最浓厚、最强烈的感情一定是母爱，对妈妈的爱。儿童的阅读有一个特点，就是小孩子会把自己放在这个故事中，看到这个题目《小蝌蚪找妈妈》，这个题目就很吸引他，妈妈不见了，他马上就会想到自己的妈妈如果不在了他会怎么办，所以他很着急地把这个故事情节完了，可读性很强。而这篇《小蝌蚪找

妈妈》完美地满足了小朋友的阅读需求。

从载体来看，《小蝌蚪找妈妈》情节性很强、故事性很强、趣味性很强，从语感、语言上也满足了儿童阅读的节奏感、韵律感。所以从那个时候，我研究透了以后，就知道为什么小孩子喜欢。

我创作的第一篇作品就是科学童话，写的是水中植物传播方式的故事。比如你看荷花的种子，为什么都有莲蓬，实际上它是在水中漂着的，因此它就必须穿上像救生衣一样的泡沫状的东西，才能完成水上漂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我们儿童阅读领域里，现在最缺的就是儿童科幻，虽然现在很多小孩子都喜欢读我的书，但我在很多场合一再地强调，现在我们确实需要儿童科幻，真的是特别特别需要。为儿童写科幻的作家，我觉得你们的春天真的到了。

（这是作者在第二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幻创作基地年会上的发言。张英姿整理，本报有删节，标题系编者所加）



我在20多年前就开始写童话，那时候我还在学校当老师。为什么开始的创作，包括我发表的第一篇处女作都是科学童话呢？就是因为当时才18岁，它不知道写什么。只是我当时的学生没有像现在有这么多的课外书，然后每一周一节阅读课，我得给他们讲故事，所以就自己来写。

不知道写什么，当时就问我的学生：你们最喜欢语文课本上的哪篇课文？几乎所有的学生划出来的都是科学童话。当然，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叫科学童话，但所有的小朋友都划到一篇课文

非理性·反科学·反智主义

□ 尹传红

美国人的科学素养比中国人要高得多，但在生命起源和宇宙观等问题上，中国人似乎“素养”不低。这可能跟我们长期的无神论教育很有关联，因此似乎没出现过在美国时常会呈现的那些问题。在发达国家中唯一认为自然选择的进化论“有争议”而不是已被接受的主流科学的国家是美国人。

据称，已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美国人越来越不愿意将理性视为一种美德，不愿意对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和听到的东西施以严格的事实和逻辑标准，不愿意考虑对专家知识的蓄意无视在从科学研究到战略决策等种种问题上产生的影响。这种情形已经十分严重。

另一位网友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您觉得在反智潮流下，科普工作是否步履维艰？

我就看，反智是不是已经形成了“潮流”，眼下似还不能轻易断言。在科学昌明的今天，科学和理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反科学或者说反智，竟也颇有市场。国外学界早已有“反

智主义”的提法。美国学者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1963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中，就表达过一种担心：“控制未来文化的，可能会是对某种信仰怀有执念的人。”

而另一位美国学者苏珊·雅各比则认为，美国如今染上了一种将无知、反理性主义与反智主义交织在一起，在技术的作用下突变的病症，它比过去那种周期性的疾病更加危险。当前这轮爆发所产生的严重危害，与人们对一切不以为意的精神状态是分不开的。

难道，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发生了大的改变？

自从人类有了科学，便同时产生了对科学的思考，提出了“科学是什么？”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实际上很简单，借用德国科学哲学家汉斯·波塞尔在《科学：什么是科学》一书中的话来说：假如没有对科学的目的与方法反省，没有对科学问题的特点与性质的质问，没有对科学中的解释的思考，没有对科学中提出的答案的可靠性及检验性的反思，我们便

放弃了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核心内容。

更进一步地说，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经验科学及其发展常被看作是是人类进步的保障，而今天在科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以后，我们面对的却是对科学的怀疑、对科学的批评；有人甚或认为科学中理论的形成是无法被说明的，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因而带有很大的任意性。这些充满矛盾张力的现象，也要求我们再次认真地思考一下什么是科学，以及在一个以科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中科学是什么样子的？

作者特别提示读者思考：科学作为可靠、坚实而又富有创造性的知识之源，其地位是不是应该超越于任何别有用心的质疑之上？不断被某些人颠来倒去絮叨着的那些含糊其辞而且夸大其事的挑衅之词，是不是制造令人悲哀的困惑、混乱的根源？

科学随想

不少学员表示，高级班除了具备培训功能，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组织，在这里，他们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团队成员的沟通交流可以帮助他们减少孤军奋战的苦恼，也可以帮助他们摆脱止步不前的迷惘甚至难以继之一筹莫展。团队给予他们信心，并支撑、促进他们不断成长。

贵在坚持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科普科幻创作人才的培养是一项长期工程，短期内难以见到异常明显成效，因而贵在坚持。

科普文创项目的“坚持”是由内而外的。一方面，中国科协秉承“繁荣科普科幻创作、培育科学文化人才”宗旨，已连续三年资助该项目，不断扩大受益面、培育品牌、滋养科普科幻创作的社会土壤。目前，项目已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2018年开始，四川、江苏等地开始举办类似创作人才培训活动。另一方面，项目十分注重既往学员的持续培养和团结引领，内生出优秀人才滚动培养机制。例如，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吸纳了2017年和2018年的优秀青年创作者，并组织他们参加“弘扬科学家精神”专题创作活动，积极联系出版平台和评奖平台推荐学员及作品。下一步，项目还将推选精英创作者，与知名科普科幻作家一对一结对进行长期、深入、个性化指导，在科普科幻创作之路上，将他们扶上马再送一程。

总之，科普科幻创作人才的培养工作是十分重要的，“科普文创——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将继续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人才，以精准的课程培养人才，并通过等等跟踪培育，切实加强我国科普科幻创作队伍建设，提升原创水平，为我国科普科幻事业发展筑好源头活水。

（张志敏：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秘书长；邹贞：中国科普研究所博士后；陈玲：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科普创作研究室主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秘书长）